



责编/范亚湘  
美编/吴志立  
校读/肖应林

有些事情，原本很抗拒，可一旦坚持去做，又很有可能上瘾。

比如慢跑。  
当圭塘河边的路灯张开它们的眼睛，坐在电脑桌旁的我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呼唤：来吧，跑步的时间到了。于是忙不迭换了跑步鞋，兴冲冲地往河边去。

等我的，有慢条斯理的微风，微风中偶尔裹挟丹桂的浓香或石楠花的暖味气味；有懒洋洋的河水，河水里浮着月亮的影子和木芙蓉的微笑；有或悠扬或欢快的舞曲，跳舞的人们似乎忘了今夕何夕……我沿着圭塘河慢慢地跑，穿过长塘路，穿过木莲路，经小木桥到河对岸，最后踏上一座形似天使翅膀的桥，慢跑变成了慢走，出发即将变成抵达。

沿着圭塘河穿越城市的呼吸，很是惬意。惬意归惬意，我偶尔也会向往另一种穿越：山风的沉醉或林雾的轻柔。于是，我踏上了前往株洲蓬源仙的路。

此刻，我抵达蓬源仙的最高峰蓬源山，站在山顶的平地上，俯瞰群山如拱。沿着山脊布兵排阵的，是一架又一架白色风车。它们昂首挺胸，吞下风，吐出电，不知疲倦地转着圈。身旁的同伴指着风车笑道：“你看它们转个不停，倒像在陪着我们穿越这座山。”

## 穿越蓬源仙

赵燕飞

当地的朋友接过话头：“风车转动不仅能发电，还给山林添了另一番风味。”

我凝视远方，想象风车脚下，竹子摇曳着细细的腰肢，蜜蜂绕着一朵山茶花嗡嗡地飞，一只野兔竖起灰色的耳朵，墨绿色的苔藓懒洋洋地趴在石头上，弯弯曲曲的小洞里有青蛇在酣睡。想象自己变成一只云雀，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，从这座山巅飞向另一座山巅，和我一起穿越蓬源仙的，还有山间的风，林中的雾。

“蓬源仙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，也是衡东县、攸县、浏口区三县交界之处。”朋友指着对面山头一座小庙说，“那座寺庙为纪念中唐宰相李泌而建，传说他晚年隐居蓬源峰，并在这里修道成仙。”顺着朋友所指的方向望去，一座青瓦翘檐的小庙坐于松涛之间，神情颇为恬淡，就连庙前立着的几棵绿树，似乎都带了些许清逸之气。

如果可以选择，我愿意在这里变成一只小小的云雀，一只自由穿越蓬源仙的云雀。仙人可以驭风而行，云雀可以展翅高飞。越是没有翅膀的凡夫俗子，越发渴望飞翔。

穿越来自想象，在这高山之巅来一场慢跑却易如反掌。同行有十来人，大家围坐在坪地中央的椅子上，边吃东西边聊天。太阳暖暖的，我没有勇气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更没有勇气在这坪里来回快走或慢跑。如果圭塘河穿越到我的脚畔，我会

不会将眼前的那些帐篷当成怒放的木芙蓉？会不会将连绵起伏的群山认作河里的波涛？

一群帐篷的生长，彰显了一处露营基地的从无到有。3387，是露营基地的名字。我平时慢跑，也会经过一座露营基地。那座基地当然比3387大得多，其实就是一大片草坪。风大的时候，很多人在草坪上奔跑着放风筝。无雨无雪的夜晚，草坪上会多出好些天幕或帐篷。此起彼伏，有歌声，有笑声，有孩子们的打闹声，还有火锅或烧烤发出的滋滋声。每每经过那里，我都得提醒自己要经得起诱惑，要保持固有的步伐和节奏。眼前的3387也有烧烤架，还有篝火堆。想象木柴熊熊燃烧时，无边苍穹浮着的点点亮光，像是无意喷溅的火星。

可能因为正值初冬，也可能因为不是节假日，蓬源仙的游客并不多。斜倚在椅子上，我闭上双眼，任由暖阳轻裹。四周的说笑声如一片薄雾，越飘越远，渐渐，我听到了山风脚步声，听到了白云的呼吸声，听到了星星的窃窃私语。我还闻到了树根扎向更深处的泥腥味，橘子在枝头呼出的甜蜜气息，杜鹃绽放时漫山遍野的芬芳……恍惚之中，我发现篝火残烬旁边的枯草里面，竟冒出几处嫩绿的新芽，那种嫩绿怯生生的，却又透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倔强。

直到离开蓬源仙的那一刻，我才醒悟过来：3387，原来就是生生不息的意思。

默的眼神，让人见了多少有些不落忍。一年之后，公公突然咳嗽严重。激荡与嘈杂的医院里，会诊的专家们平静地告知了最坏的结果。尽管已有心理准备，但诊断书上短短的几行字依旧让人恍惚。努力平复心情后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聚集在幽暗的楼梯间一再彩排，只为将善意的谎言尽量说得圆满一些……我知道，对于事事要强的公公来说，他是不会轻易接受命运的安排。

从暮春到深秋，我们天天跑医院。离医院不远的行道上，银杏树已经完成了一个轮回：先是枝头那可爱的嫩绿，点缀在每一根枝条上。日暖风和，树变得越来越丰腴，披上了一层绿烟似的轻纱，坦然地舒展开来；随后，便是绿荫如泻，亭亭如盖，摇着一树的光影，仿佛在蓄积一场静默而盛大的心事。

和银杏树的欣欣向荣不一样，公公所住的病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随着病情的加剧，来回地转科室就诊让他身心疲惫。因为坚信自己没事，最初他每天都会围着医院的大楼散步，直到微信运动的步数达标。慢慢地，散步地点缩小成了病房的走廊。人来人往中，只见一个清瘦的背影艰难晃动，倔强地像是在证明什么似的。到了夏末，公公躯体的力量逐渐丧失，只好改坐轮椅，由家人推到室外透气，此时的他或许意识到了病情的危重，“努力活”成了全部信念……再后来，我每日的探望，所聊多是琐事，关于健康的话题反而是有些避重就轻。这个话题不像行道上的树

木，有着明确的枝干与方向。我们彼此剩下的，惟有“心知肚明”了。风和日暖的春天过去了，茂盛的夏天也悄悄过去了。夏日里那场浓得化不开的绿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泄密，让人免不了伤怀。

眼看深秋了，我特意请了年假去医院全程陪护公公。这个时候，他似乎已经感受到了某种预告，病魔带来的疼痛让他完全无法安睡，止痛药的作用微乎其微。不能自主大小便，让他很是不好意思，换洗之时他会幽幽地表示抱歉：“没法控制自己了……”我五味杂陈，只能安慰他，将我这个儿媳当作普通的护工。待收拾妥帖之后，他疲惫地说：“好辛苦！”那口吻，既像是对亲人说的，更像是对自己说的。

往后，关于死亡的话题亦不再是忌讳，他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交代，人若去了，服饰应该穿的颜色和式样，以及葬礼的安排。尽管不希望，可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当公公的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时，我看见窗外阳光灿烂，银杏树叶金黄金黄。或许，树叶变换的过程并非衰败，而是一种抵达。

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思绪如水草，在这深深的、无法可见的水底，压根就感受不到人间的悲欢离合。生命的谢幕，一如秋叶之沉静与通透，唯有在季节的轮回里凋零飘落，才是真切的常态。

## 银杏黄了

欧阳稳江

“爷爷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”8岁的儿子问后便不再吭声——儿子念着的爷爷，那个偷偷给他买棒棒糖吃的爷爷，那个喜欢和他嬉闹的爷爷这次是真的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我的思绪飘忽如河底的水草，光线从水面上渗下来，穿透幽深。而站在河岸上的人，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那条名为时间的河。阳光如火焰一样明亮，让人忍不住怀想那些细碎的瞬间……

因为热爱文字，和公公一家结缘亦是巧合。成为家人后，公公在家时多半是严肃的，唯独和老同学老朋友相处时会高谈阔论，以及在逗弄孩子时会有难得一见的松弛。彼时，我将这种飞逝的、主观的印象理解成理科生的底色。或许，像拍照一样，那些不能被预期的瞬间，才是意味深长的。

三年前，公公读高中时的母校举行校庆征文。作为最早的毕业生之一，公公参加征文的热情比他人人都高。几乎一气呵成，将一个贫困少年发愤求学的珍贵履历完整地记录了下来。文字朴素动人，少年家境的窘迫与师生雪中送炭式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文末，写到爱生如子的校长却在时代洪流中离去，让人唏嘘更让人为之落泪……

这篇回忆真实而可贵，或许在他心中，这段人生记忆不仅仅是进入暮年后内心感情的反复咀嚼和巨大冲击，更是留住属于他和高中母校芳华岁月的唯一途径。原本，公公希望我能作为第一读者提一点意见——读后良久，我除了将篇幅稍作压缩，并将文章标题修改为“芳华”二字外，没有做任何文字上的修飾。

汨汨而出的文字里，松弛、自由、丰盛的精神世界，大概是公公一生的梦想。这次陡然对他人内心的窥视，亦让我不再执著于每个人都必须拥有明亮的底色。

接下来的三年，公公的身体一直比较孱弱。最初因为喉疾，他动了一次大手术，健康急转直下。幸好有婆婆细心照料，他的生活亦算过得平静。由于声带的损伤，让平日里喜欢说话的他极其不习惯。亲友相聚，甚是热闹，他却只能干听着而无法加入，替代的，多是沉

## 老歌

周实

他说：你听音乐时有过这样的感觉吗？听着听着就分不清那音乐是在你的体内还是在你的身外了。

我说这是好音乐，不好的音乐可不是。好的音乐能让你感到眩晕的漩涡在你体内慢慢升起，似乎想要融入你的身体深处的黑暗中。你想要抓住却又是空无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内外的眩晕合二为一，它们互相涌向对方，自然交融，不分彼此，差别消弭为一种纯粹，没有间隙，没了声响，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。

他说我描绘得非常好。我说是书上看来。

他说借给他看一看。我说没问题。

他还说：我的小学和中学，音乐老师都很好。我还记得小学那位男音乐老师，三十好几了都没有结婚，头发好长，不修边幅。他给我们教的歌曲都是他自己挑选的，与别的小学教的不同。记得有一首《行军小唱》，歌词是这样的：“长长的行列，高唱着战歌，一步步地走着，一步步地走着。叮叮得儿龙格龙，叮叮得儿龙格龙。哼（鼻音）……炮口在笑，战马在叫，战士们的心哪，战士们的心在跳……我们走过村庄，我们渡过大河，炮手啊扶着炮，驭手啊拉着骡，驮粮的毛驴儿摇着它的长耳朵。叮叮得儿龙格龙，叮叮得儿龙格龙。哼（鼻音）……”

他那深沉的男中音唱起来格外有韵味，他还让我们分部唱，自己眯起眼睛听，很陶醉。那时候好歌太少了。还有一首很欢快的，只记得后面几句了：“提上你的木桶，老牛身上挤奶，拿着你的皮鞭，赶着羊儿回来。啊！白羊奶子拌炒面，太阳底下多么自在。”

说着，他就哼了起来，哼得那么有腔有调。几十年了，还记得，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。

不过，我又对他说，我害怕喜欢一首歌。我一喜欢一首歌，那首歌就整天在我脑子里唱来唱去，使我日夜不得安宁，比如黄家驹的《海阔天空》，请原谅我引用这首歌，我真的是太喜欢它，它唱出了我的心声：“今天我，寒夜看雪飘过，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。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，可会变（谁没在变）。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恍惚，若有所失的感觉。不知不觉已变淡，心里爱（谁明白我）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，仍然自由自我，永远高唱我歌，走遍千里。”

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这样地唱出了我的心声！

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，原来他已经在1993年6月24日去世了。他是在日本参加综艺节目时意外跌倒受伤去世，死时只有31岁。看到这里我的脑海又唱响了他的这句：“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！”这真的是一语成谶！

他到底是怎样的活生生的一个人呢？像他歌里唱的那样？虽然我了解他，但我还是喜欢他，而且非常喜欢他。

不了解也喜欢吗？是的，不了解也喜欢。有的时候，了解了，反倒可能不喜欢了。

蓦然回首



图虫供图



# 争做爱党爱国、自立自强、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